

# 七月雪

◎ 胡祖发 著

深夜一绝色女子遭匪徒劫持。

幸被一蒙面人解救。

蒙面人是谁？

绝色女子几经寻找。

终于找到了他，并且爱上了他。

然而……

早已垂涎于绝色女子的表兄却不甘示弱。

于是拉开了一幕幕血腥的、残忍的争斗……

作家出版社

1247. 5  
5385

# 七月雪

◎ 胡祖发 著

深夜一绝色女子遭匪徒劫持。

幸被一蒙面人解救。

蒙面人是谁？

绝色女子几经寻找。

终于找到了他，并且爱上了他。

然而……

早已垂涎于绝色女子的表兄却不甘示弱。

于是拉开了一幕幕血腥的、残忍的争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月雪 / 胡祖发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063-3832-7

I. 七... II. 胡...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8580 号

## 七月雪

---

作者: 胡祖发

责任编辑: 宋 朗

装帧设计: 张振勇

出版: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80916114(咨询)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朝教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80 千

印张: 11.5

插页: 2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832-7

总定价: 30.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序

明 凯

很高兴能为胡祖发的《七月雪》作序。胡祖发，河南省信阳市人，六八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之后在部队锻炼一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当了一年中学教员。七二年四月正式分配到商业系统工作。同年提升为正科级，历任业务科长，秘书科长，经理办主任等职，九六年开始此书的创作，十年来，三易其稿，终成一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武功正昌，战乱不断，作者把故事编排在这个时期，目的就是要做一次集言情、武打、枪战于一体的尝试。纵观古今中外集言情、武打为一体的多，溶言情、枪战于一体的不少，但像《七月雪》集言情、武打、枪战三者为一体的尚不多见。在言情上，作者浓墨重彩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武打上，作者力求真实，虽没有山崩地裂、树劈房塌，但同样让我们感到惊心动魄；在枪战上，作者既给了我们硝烟、又给了我们激情，还给了我们一幅幅壮丽的画面。

《七月雪》以“四月风尘，五月难，七月雪花，十月暗”为主线，拉开了一幕幕血腥的、残忍的争斗，情节跌宕，扣人心弦。

看完“尾声”，总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章秀定有金石为开的那一天吗？谢丽君的深山绝恋又是一个如何的恋法？都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悬念。我问作者，还写吗？祖发笑了笑：“年轻警察局长的故事很有写头，福尔摩斯、波洛破案靠的是灰色细胞，但具体实施抓捕，一个纤瘦，一个臃肿，都得依赖警局。而我们年轻的警察局长既有缜密的逻辑推理，又有那么好的枪法和武功，他完全有能力走完整个案件的全过程，也就是说，他既能够破、又能够抓，这样的形象如果塑造好了，读者会喜欢的。”我笑了笑：“一本《七月雪》你写了十年，下一部你准备让读者等多少年？”胡祖发说：“应该不会太久，万事开头难，实际上在写《七月雪》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构思后面的了，争取吧，两年之内让读者见到第二部。”

祖发对我说，他仅以此书献给他的母校——河南大学。

## 内 容 简 介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深夜一绝色女子遭匪徒劫持，幸被一蒙面人解救。蒙面人是谁？绝色女子几经寻找，终于找到了他，并且爱上了他。然而，早已垂涎于绝色女子的表兄却不甘示弱。于是，拉开了一幕幕血腥的、残忍的争斗……

本书集言情、武打、枪战于一体。是否符合您的口味，不妨一读。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或碰撞，敬请原谅。

##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朱仙镇 .....	1
第二章 紫竹院 .....	20
第三章 一人巷 .....	39
第四章 迎风剑 .....	66
第五章 五月难 .....	86
第六章 近墨者黑 .....	110
第七章 七月雪(上) .....	130
七月雪(下) .....	155

第八章	夜话南京行 .....	178
第九章	光山查案 .....	201
第十章	马贩剿匪 .....	225
第十一章	曾经沧海难为水 .....	253
第十二章	商之战 .....	269
第十三章	力战上海滩 .....	287
第十四章	秋风起 .....	310
第十五章	十月暗 .....	331
尾 声	.....	355



## 第一章 朱仙镇

朱仙镇——中国四大名镇之一。


已是掌灯时分，座落在镇中心的迎宾楼此时正忙活的很。一楼经营大众饭菜，应付过往食客。二楼雅座，说是雅座，其实并无隔间什么的，无非桌椅板凳齐整一些。整个大厅摆放着六张桌子，左手三张，右手三张。左手三张被本镇的柴老板包了，柴老板年过四十，喜得贵子，今天孩子满月，亲朋好友前来祝贺。右手靠里面的一张桌子坐着八、九个彪形大汉，他们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第二张桌子坐着一个小青年，二十刚刚出头，清秀俊逸，温文尔雅，他要了两个小菜，一个青椒肉丝，一个花生米，别人进酒店喝的是酒，他却喝的是茶。第三张桌子空着。

八、九个彪形大汉的那张桌子，居中坐着的是个一只眼，另一只眼睛用黑眼罩蒙着，本已满脸横肉，再加上那个黑眼罩就更加森人。坐在他旁边的是个年近六十的干瘦老头子，此时他好像已酒足饭饱，手里捏着根牙签，时不时的剔着牙。另外六、七个像是永远吃不饱、喝不够的主儿，吆五喝六，正在兴头上。一只眼端起面前的大白碗：“小屁股，倒碗茶。”坐在他对面叫小屁股的瘦小伙子连忙站起来朝着下手桌子喝茶的小青年说道：“朋友，把茶瓶递过来。”小青年站起身，拎起茶瓶：“来吧。”小屁股两手捧着碗，满满接了一碗。小青年又用眼睛扫了一圈：“还有人要水吗？”当他确信没有人要水后，便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小屁股朝他竖了竖大拇指：“朋友，你很会做人！”小青年以笑代答，又继续喝起他的茶来。



这时，楼梯口传来了脚步声，走进来六个人，四男两女。大厅为之一亮，刚才还热闹轰轰的偌大餐厅，刹那间静了下来。吃饭的停止了吃饭，喝酒的停止了喝酒，猜拳的停止了猜拳，喝茶的也停止了喝茶。叭的一声，人们把目光集中到这六个人身上。不，严格的讲，都集中到一个女人身上。这眼光如火，这眼光如刀，这眼光如同无言的述说。这个女人二十三、四岁，着一身紧身紫色旗袍，一头乌黑的长发高高盘起，皮肤细腻莹白。她步若仙子行如流水，一双眼睛如同两汪秋水，能勾走所有男人的三魂七魄。她举止高雅、仪态万千，一张娇美的脸倾国倾城，能让所有见到她的男人都心猿意马。是杨贵妃再世？不！她比杨贵妃苗条；是西施再造？不！她比西施丰润；是貂禅再现？不！她比貂禅端庄；是王昭君再塑？不！她比王昭君喜俏。她集中国四大美女精华于一身，溶东方女性娇美于一体，她能羞花闭月。

人们似乎都傻了，直到这六个人坐下来，店小二跑来应酬，才慢慢缓过神来。



喝茶的小青年端起茶杯，眉头紧锁，这个女人好像在哪儿见过，西安？不！南京？没有！他本是一个记忆力很好的人，此时却苦苦寻思，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时坐在他旁边的小屁股把大腿一拍：“这个女人美绝了，我他妈的简直像做了一场梦。”梦！小屁股的一句话提醒了他，不错，自己是在梦里见过这个女人。当他脱离了孩提时代，刚刚有了男性意识的时候，自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女人，我的妻子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六个人的菜上齐了，四个火锅外加四荤四素。坐在漂亮女人旁边的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水灵秀气，是她的小丫鬟，叫田妹子。坐在她下手的是个六十多岁的长者，温厚善良，是他们的总管。坐在总管旁边的是司机赵师傅，四十多岁，忠厚老实。另外的两个男人一胖一瘦，瘦的名叫刘长城，高挑个，精瘦有力；胖的叫王金宝，像个铁墩儿。赵师傅好像有什么心思，很少动筷子，老总管夹了一筷子菜给他：“赵师傅，不吃饭可不

行，钢板断了，又不是你故意的，不就是晚一天回开封吗？”“眼看就要到开封了，车子抛锚了，扫大家高兴。”“出门在外，风雨莫测，少夫人刚才还对我说，咱们从开封到武汉，又从武汉回开封这一路数你辛苦，现在大家都平平安安地坐在这里就是你的大功劳！还让我回去给你封个红包呢！”“只要少夫人不怪罪，我就放心多了。”“咱们这些当下人的最难得的就是摊上一个好主子，少夫人心眼好，体恤下属，赶快吃吧。”“好，好，我吃。”赵师傅这才真正动了筷子。

小青年再次端起茶杯，这时他发现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走到少夫人身后，他一手拿碗一手拿双筷子，当！当！碗筷相击了两次：“这位大姐给口酒喝吧。”别人要的是饭，他却要的是酒。少夫人侧身看了看他，然后俯到老总管耳边说了几句。总管站起身：“小二！”店小二急忙跑过来：“客官有何吩咐？”“来一壶好酒外加四个小菜。”老总管用手指了指小青年那张桌子：“就让这位先生坐那吃吧。”店小二一阵风跑进膳房。要酒汉子走到小青年桌前拉开凳子坐下，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小青年瞅了瞅这个人，衣着平常，并不怎么像个要饭的。酒菜端上来了，要酒汉子满满斟了一杯，刚刚要往嘴里送，突然又停住了，他看了看邻桌的六个人，颇有感慨的说了句：“好人应该有好报哇！”一杯好酒下肚，要酒汉子来了精神，他用手指了指酒壶，对对面的小青年说道：“朋友，是否也来两杯？”小青年用手指了指茶杯：“我这个人从不沾酒。”“看来小兄弟喜茶不喜酒？”“是的。”“茶可以提神但却刮人，小兄弟还是少喝点好。”小青年笑了笑：“打小养成的习惯，改也难呀！”“是呀，是人都要发泄，吃喝嫖赌抽总得占一头，就拿我来说，见了酒就走不动路。”“乾隆皇帝说得好，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度，只要拿捏住分寸，不过度就行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喽！世人又有几个能拿捏住这个度呢？我这个人就是因为好酒，现在连个家也没有。”“既然兄台明知不对，为什么不改一改？”“四十多岁的人了，混日子，



喝一天是一天。”说到这里，要酒汉子话锋一转：“小兄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从信阳来，到开封去。”“寻亲还是访友？”“都不是，只是想看看。”“以前来过开封没有？”“第一次。”要酒汉子又一杯酒下肚：“开封有得一看，一来它是省会，二来名胜古迹特多，小兄弟要不要个向导？”“不用了，我这个人喜欢单独行动。”“小兄弟怕管不起我酒？”“没那意思。”“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了。我只奉送一句话，一个人在外要处处留神、事事小心。”“兄台说得极是，谢了。”这时对面的满月席结束了，邻桌的也都站了起来。老总管走到要酒汉子身边：“这位朋友，如果酒菜不够的话，只管要，柜台上有我留下的钱。”说罢转身离去。要酒汉子撵上他：“老先生请慢走一步。”“先生有何吩咐？”“请问老先生今晚夜宿朱仙镇吗？”“是的。”“如果能不夜宿的话，最好赶快离开，真在这儿住，睡觉时留个神，最好有人值班。”“明白了，谢谢！”要酒汉子回到座位上：“小二，再来一壶。”小青年从口袋里掏出茶叶，又浓浓的沏了一杯。要酒汉子看了看他：“就不怕睡不着？”“我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喝了茶睡不着，我是茶不喝好睡不着。”“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看来小兄弟也算个怪人。”“是的，我自己也觉得怪，别人吃饭第一，我是喝茶第一，眼一睁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茶喝好。”要酒汉子举起酒杯：“既然如此，咱俩就喝个痛快，你喝好你的茶，我喝好我的酒。”“行，不过我有个提议，从现在起咱们多喝少说。”“不成，这个提议不成，喝酒人最怕喝闷酒。”小青年站起身：“如果不成的话，我到别的桌上喝去，要知道喝茶人最喜欢喝静茶。”“别、别、别。”要酒汉子拉住他：“就依你，从现在起只喝不说。”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喝茶的茶淡了，喝酒的酒空了。小青年说话了：“兄台，打伴了，我们该走了。”要酒汉子略带醉意：“不错，是该走了。”小青年朝店小二挥了挥手：“还有房间吗？”“有。”“把我和这位先生安排在一个房间，房费算我

的。”“是。”

他们二人来到房间，要酒汉子对小青年说道：“小兄弟你先洗洗睡，我多喝了几杯，出去透透气。”小青年打了个哈欠：“茶喝好了，我的睡意也上来了”。要酒汉子点着烟，推门走了出去。

迎宾楼后院的一间套房里住着少夫人一行。少夫人和小丫鬟住内间，洪总管等四人住外间。洪总管检查了所有的门窗后，对赵师傅等人说道：“诸位，离席时，要酒汉子提醒我睡觉时留个神，想必你们也都看出来，那八、九个人决不是什么好东西。”王金宝伸了伸懒腰：“量他们也翻不了什么大浪，让他们来好了。我王宝金这身功夫也不是跟师娘学的。”赵师傅不紧不慢地说：“还是小心点好，小心无大错。”刘长城严肃地说道：“金宝，你我是专职保护少夫人的，少夫人有什么闪失，不要说以后没脸在紫竹院混，就是职业良心也不允许，大道理我不懂，我只知道，有人伤害少夫人，我就和他拼命。”“好！”洪总管十分赞许地说道：“长城兄弟说得对，我们拼死也要保护好少夫人。现在我把班排一下，第一班是我，九点到一点。第二班金宝，一点到三点，长城第三班，三点到五点，记住五点钟时叫醒赵师傅起来修车，早修好、早回开封。”

弯月如钩。

深夜，朦胧的月光把朱仙镇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朱仙镇无论从城镇建设上、还是经济规模上都远不能和汉口镇、景德镇、佛山镇相比。它之所以能跻身于中国四大名镇，乃是在历史上曾是战略名镇。今夜的朱仙镇鸡不叫、狗不咬，要多静有多静。离迎宾楼不远处的一棵老槐树下，围簇着一堆人，他们不是别人，正是那八、九个彪形大汉。一只眼和师爷坐在一起，师爷叭嗒叭嗒的吸着旱烟。一只眼有些焦急，他用胳膊肘碰了碰师爷：“该到点了。”“不急。”师爷又塞了一袋烟丝。“那四个男人中，有两个是专职保镖，真动起手来有些麻烦。”“咱们九个



还整不住他们四个？”“不是整住整不住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到万无一失。”“想归这么想，怕就怕那头丢了，这头也搞不住。”“当家的，这可不是你的性格，柴老板是咱砧板上的肉，早一天晚一天的事，这六个人可是过路财神，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再加上那个漂亮女人，如果放了他们，你我会后悔一辈子的。”“道理我懂，不知怎么搞的，就是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你就把心放肚里吧，搞不定他们，今后我就不在道上混了。”“师爷，如果今天搞定了，钱财你得大头，我只要那女人。”“放心，天亮前，我保险让你搂上那个女人。”师爷边说边站了起来：“小屁股！”小屁股从人堆里站出来：“师爷，你叫我？”“去，先进去猫一趟。”“是！”小屁股好利索，一扭腰没影了。大约有一袋烟的功夫，小屁股窜了回来：“师爷，他们全都睡死了！”“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师爷把烟袋别进腰里：“当家的，我和小屁股先进去，半个时辰后你再带人进去，到时只管捆人好了。”说罢一挥手，小屁股尾随其后向迎宾楼后院跑去。来到院墙跟前，师爷翻墙，小屁股钻下水沟，两个人几乎同时到了院内。小屁股头前带路，两人猫着腰，来到少夫人住的房前。师爷贴着窗户听了听，脸上露出了喜色。他从腰里抽出了一个竹筒，那竹筒有一头切成了斜面。接着他又掏出一个纸包，把包里的药粉捏到斜面上，然后用舌头把窗纸舔破一个小洞，用火柴点着药粉，顺着小洞把竹筒塞了进去。有五分钟光景，他拔出竹筒，脸上露出了好笑。小屁股靠近他：“你老这一手也教教我。”“用法你都看到了，关键是配药，这药气一散发，管叫他们一个个头重脚轻，四肢无力。”师爷蹲下身子，小屁股连忙递给他一支烟：“你老估计一下，我们这次能搞多少现金？”“具体搞多少我不清楚，但有一条要记住，只要我们搞住了人、特别是有身份的人，就不怕没人拿钱赎人？”小屁股点了点头：“你老不愧是老江湖。”师爷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就悠着点学吧。你看，咱们的人来了。”吓吓通通，一只眼带着人越过院墙后朝他们跑来：



“怎么样？”一只眼急不可耐。“你就等着人洞房吧！”一只眼咧着大嘴笑了：“弟兄们，砸门！”一群人扛的扛，砸的砸，门被砸开了。果如师爷所说，洪总管等人虽被砸门声惊醒，但想反抗却一点力气没有了，被匪徒像捆粽子似的捆了个结结实实。王金宝是靠着门坐着的，随着门被推倒，他也被推倒在地，脸被啃破了一块皮。师爷看了看一只眼：“当家的，一鼓作气让弟兄们接着砸内门。”“不！”一只眼摇了摇头：“不要吓着她们，小屁股，叫门，让她们自己出来。”一只眼颇有些怜香惜玉。小屁股挽了挽袖子，正要上前叫门，外面传来了跑步声，一只眼等人一愣，立刻拉开防备的架势。这时跑进来一个人，正是要酒汉子：“我就知道你们这帮畜生今夜不会干好事。”一只眼晃了晃手中的刀：“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你看，这四个老少爷们已被我捆了起来，你又有什么能耐？”“能耐不大，但想欺负那两个女人，还得问问我丁无我答应不答应。”“笑话，弟兄们少跟他废话，做掉他！”说罢带头向丁无我扑去。丁无我一个后退，翻身跳到院子里。

这丁无我打小习武，因性格散漫，放荡无羁，至今四十多岁了，仍是光棍一条，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好喝，也没个正当职业，以要饭为生，但他为人正派，要着就要，要不着拉倒，从不偷偷摸摸，泼皮无赖，加上好管个闲事，爱打个抱不平，被江湖上誉为风尘丐侠。今天他从中牟过来，在迎宾楼柴老板那里已讨了几杯喜酒。讨酒中他就发现这帮人要柴老板不轨，便决定趟趟这趟浑水。接着少夫人等人来了，发现这帮人又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先抢少夫人这帮过路财神。丁无我生性是个好管闲事的人，便以讨酒为由先来试探少夫人等人，如果少夫人等人是好人，值得一救便救；如果不是好人，便撒腿走人。一壶酒四个菜，就其经济价值算不了什么，但却激起了这个热血汉子打抱不平的决心。最初他计划得很好，跟小青年说是透透风，实际上是去后院查看地形，然后回房稍事休息，待小青年睡熟后，便潜到



后院埋伏下来，一旦匪徒做案，便伙同洪总管等人共同御敌。然而事情坏就坏在贪杯上，哪知一闭上眼，就当不了家了，一觉睡到两点，等他醒来便知大事不好，翻身下床就往后院跑，紧赶慢赶还是晚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少夫人和田妹子还没有落在匪徒手里，有得一拼。

丁无我跳到院子后立刻扎下马步，一只眼等人一窝蜂追出来将他团团围住。一个手持三节棍的匪徒仗着手中的家伙长，照着他的头就是一棍，丁无我左胳膊一抬硬实实的接了这一棍，然后右手一抓，抓住了棍子，顺势往怀里一拉，这家伙踉踉跄跄向他跌来。丁无我抬起右腿照着他的胸口就是一脚，这家伙四爪朝天的倒了下去。丁无我收起三节棍，右手一甩，嗖的一声，那棍飞出了院墙。这时小屁股转到丁无我的身后，一个鱼跃，趴到他的后背上，丁无我腰一弯、头一低，双手勒住了他的头重重一摔，小屁股被摔在地上妈妈娘的叫唤着半天起不来。初战告捷，丁无我有了信心：“不怕死的只管上，你丁爷爷不会两下子就不管这个闲事。”本来匪徒们仗着人多，没把丁无我放在眼里，当看到两个兄弟吃了大亏后，气焰顿时降了下来。有些人只是干起哄，就是不敢实打实的往前上。一只眼急了：“弟兄们，我喊一、二、三，大家一齐上，他顾得了前面顾不了后面，顾得了左边顾不了右边，谁先撂倒他谁是头功。”丁无我也不傻：“来吧！我也不管前面后面、左边右边，我认准一个就往死里整。我死，起码也要搞个垫背的。”“弟兄们，别听他吓，我喊了，——二——三。”三字没落音，一只眼抡起大刀扑向丁无我，丁无我认准的就是他。只见他身子一侧，一股冷气贴身而过，一只眼一刀落空，身子把握不住，丁无我来个借力使力，飞起身子照着他的后腰就是一脚。一只眼就像刹不住的车，一头撞在树干上，血顺着头往下流。其他匪徒并没有真的听从一只眼的指挥，只是摆了个虚架子。当他们看到一只眼的惨相后，暗自庆幸自己耍了小聪明。师爷抬头看了看天，深感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跑到一只眼



跟前，把他扶起来，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一只眼点了点头，硬撑着身子回到围攻的队伍中间。然而师爷却悄悄的溜了出去。自打师爷走后，双方形成了僵持局面，匪徒们围而不攻，丁无我防而不击。在丁无我看来，时间越往后拖，就对自己越有利，拖到天亮这帮匪徒见不得阳光，自然就会走人，他似乎已经看见了胜利的曙光。

弯月在慢慢的向西移动，就像一个走累的老人，步履蹒跚。半个时辰后，师爷蹑手蹑脚地回到同伴中间，所不同的是他手上多了一只网。双方继续僵持着，又转了几圈，师爷向对面的一只眼举了举左手，一只眼大吼到：“弟兄们，上啊！”吼罢便向丁无我扑去，丁无我做好了再一次和他拼打的架势。哪知扑上来的一只眼立即收住身子，猛的向后翻了两个筋斗，还未等丁无我反应过来，只见头顶一片黑云笼罩，一只网劈头盖脸的罩了下来，任凭丁无我如何闪躲，晚了，他被死死的罩住了。师爷捋了捋山羊胡子：“赶快将他捆住。”匪徒们蜂拥而上，将丁无我连人带网捆住了。一只眼气急败坏地跑到他跟前：“狗日的，咋不横了？”边说边往他脸上狠狠跺了两脚。然后一挥手：“抬进去。”丁无我被抬进屋靠着洪总管等人并排坐着。一只眼进屋后径直向内门走去，他刚要举手敲门，吧嗒一声，门从里面打开了。想不到少夫人和田妹子自己走了出来。一只眼愣了愣，然后咧开大嘴笑了：“这样好，这样好，免得大家动手动脚。”少夫人轻蔑地看了看他：“看来今天这档子事无我不起，无我不落，你是冲着我来？”一只眼支支吾吾不知如何说好。少夫人用手理了理散乱的头发：“想让我跟你走，可以，但我有两个条件。”“说来听听。”一只眼背着手。少夫人用手指了指被捆绑的丁无我等人：“第一，你把他们五个放掉，特别是那位丁先生，这事根本与他无关。”一只眼摸了摸被撞破的头，咬了咬牙：“行，冲着你的面子，我饶了那个穷要饭的。”“第二，”少夫人用手指了指身边的田妹子，“我这个丫鬟还小，才十七岁，你也得把她放掉。”

